

爱情是虫，
我的灵魂已被蛀空……

蛀空

月下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蛀空

月下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蛀空/月下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307-16933-3

I. 蛀… II. 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8173号

责任编辑: 高瑞贤

责任校对: 叶青梧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6千字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6933-3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用文字搭建心灵的迷宫

林少华

对一个作家而言，保持敏锐的神经尤其重要。敏锐的神经之于心灵，犹如根系枝梢之于参天大树，在上可以触摸到清风玉露月色星辉，往下能够探寻黑暗土壤的秘密和小生命的私语——哪怕是世间最细微的变化，也像一场风暴。读月下的文字，仿佛是在破解心灵的迷宫。曲折，幽暗，繁复，充满知识和智慧，但又不是纯粹理性主义的机械，而是每一个语句都带着温度和质感。或是灼热的，或是冰冷的，或是温软的有气息的，仿佛来自神经末梢的体验或幻觉。总之，她不是靠知识来写作，也不满足于文字游戏，而是企图搭建心灵的迷宫，以超验和审美来对抗庸常的生活。

博尔赫斯说，一条大河是水的迷宫，丛林是树木的迷宫，城市是街道的迷宫，图书馆是人类思想的迷宫。月下则以敏锐的内心构建了月下的文字迷宫。也许人类的心灵本身就是一个迷宫，月下只是将那些从神经末梢滚落的语句排布在了纸上。就像一位骄傲的公主把珍珠宝石肆意抛洒出去，任其弹跳出一片又一片华美的光芒。读惯了故事情节呈线形发展的读者，大概会对月下的写作技巧感到惊异。毕竟热爱迷宫的人，大多都有相当高的智商和审美水准。她打破故事的时序，不断插入内心的独白和对往事的回忆，使正在推进的故事和已经过去的故事交叉在同一感觉层面上，让作品处于一种亦梦亦幻的氛围中，仿佛时间凝固成了一帧一帧的电影胶片，往复播映。

月下小说的语言当然是母语，却又似乎带有某种非母语的质地。想必受过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其语言的质地不但隐约折射出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的影子，而且多少映照出尼采、弗洛伊德、荣格和柏格森的神采，不妨说是文学、美学、哲学和心理学的混血儿。不过她并非西方文学的追随者，而仅仅从中汲取营养，力图创造出属于自家风格的作品。

与此相关，月下小说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偏重于心理感受。从心理而感觉，以感觉触及时空、山川、人物、动物，以此营造出近乎迷幻的艺术氛围。人性的扭曲、压抑都被抛掷在荒诞的现实中。

清秋有气无力地躺到床上去，等待黎明的一线曙光。路灯的光像一团团黄晕润湿了窗帘，混沌且暧昧。风在盲的夜里呜咽，张牙舞爪的树枝在窗上影影绰绰，像兽的影子。她别过头去，不想做噩梦。远处一声火车的啸鸣。她睡着了。

《人和猫一样寂寞》

我的手从她的颈部向下摸，那薄如蝉翼的衫子像被吸铁石吸走了一样在她身上一件件剥落。我俯在她的身上，亲吻着她的身体，却有冰冷透明的液体在她的脸上渗出，我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会流眼泪，眼泪与那样淡漠的脸很不相宜，然而她却真的哭泣起来，无声无息的，我的心也开始阵阵的绞痛，我想到了她会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想到了死亡。一大段一大段的哀吟像孤独猫头鹰在深夜里哭泣，我从她悲哀的眼睛里觉察到那哭泣来自我的嘴里，不禁诧异了。为了不至于在这痛苦里窒息，我拼命的把自己嵌进她的皮肤里，用身体的疼痛来驱除心灵上的痛苦，遗忘明天，明天的明天，竭力地让自己专注到这一刻上来……

《第三支玫瑰》

又是深夜，天空落下霜来，像雪，一片一片的，滑翔在她的头顶和肩头。她站在缠绵悱恻的灌木丛中，手足无措。倏忽之间，那么诡异地，他的灵魂进入了她，她的灵魂进入了。他。伴随着的疼痛带着

无可言状的舒服和不可挽回的失落。她看着他哭泣，转过头去，把自己的眼泪吞下去，像水一样分散到血液里，肿胀，每一个毛孔都在抗议，发出声音：早晚都要分离的，何必呢？

然后是真的分离——

一根断木上，趴着一只青蛙。睁着眼睛熟睡。她要走，他轻笑着，也不挽留。

她就走了。

《在劫难逃》

类似的氛围营造方式的例子还有很多。将感觉嵌入现实，或将现实融入感觉，二者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应该说，月下非常在意表达的精准度，精挑细选的语言，力求在华美之中呈现语言的力度。好比高明的将军，巧妙地安排一兵一卒，推出风雨不透坚不可摧的阵列。

与此同时，作者对美的要求也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不时打破装满珍珠的翡翠瓶，让华美的语句滚落一地。

空气里氤氲着的饱满的水气，萋萋的春日也变得迟滞而凝重，满树的桃花沾露带雨，怯怯的花瓣儿像流离的粉蝶悠悠飘落，褐赭色的土地上铺了一层。风一吹，它们向了同一个方向，唰唰地滚动着，仿

佛一件薄纱裙从晾衣绳上吹到这稀有人烟的地方来，零落成泥，而落在水中的花瓣儿漂漂荡荡，渐远了。天碧立在桥上，望向远方。水中一船驶来，船头坐一白衣少年，天碧心中一沉。

《风住尘香花已尽》

夕阳已经沉落，天色灰暗的让人心里不舒服，仿佛这灰暗擗掇着石灰墙壁里的噪音变成了乌云，一团团地把他包围起来。他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喃喃自语：《缠绵往事》将真成为往事了。火一样燃烧着的梧桐叶子次第落下来，在这个深秋的傍晚，梧桐树开始变得光秃了。

《寂寞梧桐》

此外，作者在浓墨重彩勾勒人物内心和荒诞变形的现实时，并未忽略故事架构，具有高超的故事设计技巧。她通常先在故事外部留出一个宏大的轮廓。轮廓有时候是若隐若现的，有时候干脆是一片空白。而后开始花大力气排布精密的故事内核，悬念迭起，出人意料，似乎要将一个有无限可能性的故事关进密不透风的小环境内。最典型的是《风住尘香花已尽》和《月白》这两篇，《风住尘香花已尽》将故事收紧在宫廷，《月白》将故事集中于豪宅。

《月白》的背景是两座大宅，一座宅子是荒草丛生形同废墟的苍家老宅，一座宅子是桃红柳绿宛若王府的若木之家。某日，一直大门

紧闭的荒宅里忽然来了个女人。女人带着一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就是月白——小说的男主角。男孩儿成年后，豪宅中的两姐妹都爱上了他，一个是天真活泼的扶桑，一个是聪明伶俐的扶疏。用她们母亲若木的话说，一个聪明得可厌，一个天真得可耻（事实证明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儿都不了解）。月白喜欢的是扶疏，又不拒绝扶桑。未来的岳母为他牵线的是扶桑。遵从未来岳母的意愿，他不但能获得美眷，还能继承家产，从而恢复自己已经败落的家族。其实，若木对月白怀着刻骨的仇恨。准确说来恨的是月白已经去世的父亲，现在转嫁到了月白身上。她为月白和扶桑牵线，不过是为了证明她能控制这一切。然而，人也许可以通过手腕来掌控现实，却不能掌控自己的心。她万万想不到，她自己的女儿扶疏会杀了她，随后扶桑又枪杀了扶疏……而月白并没有为扶疏报仇，甚至对命运没做任何反抗，他接受既成事实娶了扶桑。多年以后，月白已经白发苍苍，儿孙满堂，苍氏家族也早已恢复了声望，而对门却成了废宅……作品设置了很多悬念，月白的父亲究竟因何入狱，他与对门豪宅内美丽的的女主人若木有过怎样的恋情？月白的母亲究竟是因何而死，是被若木谋杀的吗？扶疏死后，月白是怎样接受扶桑的？没有讲述的故事太多了，这是一个浓缩了巨大外延的作品。

从表面看，这是大概发生在清末民国年间的家庭故事。而就家庭伦理和人性而言，永远不存在过去与现代的问题。作为母亲，若木

爱自己的两个女儿——扶疏和扶桑，但这个爱不过是出于一个天然的前提，即她生了她们。抛开爱的血缘属性，若木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似乎也没打算了解她们。她对她们好，不过是想把她们当做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同样，承担恢复家族事业重任的月白，难道就没有利用爱情和婚姻达到现实目的的嫌疑吗？作者在这里把人性的虚伪、自私乃至扭曲刻画得淋漓尽致，使我们看到了女性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的批判色彩。

无须说，文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很难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可以深入人的灵魂，把人性剥开，让人发现美与爱、善与恶，及其根源所在。月下作品中的人物，是栖居在一层层雾后面的，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残酷的，丑恶的，但其中有文学的真实，一如文字迷宫中的米诺陶洛斯那个牛头人身的怪物，具有人（善良）和牛（扭曲）的二元性。

不再饶舌了，是为序。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九日灯下于窥海斋

时青岛风清月朗玉露生凉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人和猫一样寂寞

清秋有气无力地躺到床上去，等待黎明的一线曙光。

路灯的光像一团团黄晕润湿了窗帘，混沌且暧昧。

风在盲的夜里呜咽，张牙舞爪的树枝在窗上影影绰绰，像兽的影子。

她别过头去，不想做噩梦。

远处一声火车的啸鸣。

她睡着了。

014



第三支玫瑰

记得一个女作家说过：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必须有两个女人，

至少有两个，红玫瑰与白玫瑰。

虞琼是我的第三支玫瑰，如果一定要用什么颜色来形容她，那就是黑色。



风住尘香花已尽

“是的，他为了我，为了天碧，把自己钉死在一棵竹子上。”

他转脸望着姝妃——

那个怯怯的、循规蹈矩的女子，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这样一个女子，如何会明白他的悲哀？

永远不会有人来明白他的悲哀了！



当年的ABC

他总是鬼鬼祟祟地约我出去，

逼仄的黑色的楼道里，仿佛弯腰曲背蹑手蹑脚地拱在下水道里，

累，累得直叫人想伸开胳膊腿儿大声喊叫。



深绿色的毛线裤袜

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疲倦地倚在椅后背上。

总觉得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

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他在一个怪圈里旋转，

为了“恩人”和“良心”，这难道不又是另一种束缚？



在劫难逃

又是深夜，天空落下霜来，像雪，一片一片的，

滑翔在她的头顶和肩头。

她站在缠绵悱恻的灌木丛中，手足无措。

倏忽之间，那么诡异地，他的灵魂进入了她，她的灵魂进入了她。



寂寞梧桐

电影中那个孤独的女孩子患了妄想症，把想象当成真实，
在思念和背叛里遭受痛苦，她爱的人出现在自己的臆想里。
她最终杀死了那个骗她说没有女朋友的男人。
看上去有些恐怖，可青梧觉得那感情是唯美忧伤的，她迷失在这种妄想里。
她开始害怕自己也染上了妄想症。



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六角荆棘，
他若无其事地把它们埋在我必经的路上，
血，玫瑰花瓣一样，滴落在路途上。
他看不到别人为他流眼泪，他就要看到别人为他流血。
我把它们擦干，也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月白

她的体内忽然冲进一股力量，让她更无依无着地沉下去，
在通体沉坠的过程中，没有悬崖森暗的恐惧，有的只是恶毒的快感。
一丝冷笑滑过她尖厉的嘴角：“得不到你，我就要你的儿子。”



故事的终结之处

他是一团乱麻，她是一个剪刀手，
她想把生活掐头去尾解几何题一样理出一个头绪，
却只能剪出一把一把的碎片……

人和猫一样寂寞



／ ❷ ／
清秋有气无力地躺到床上去，等待黎明的一线曙光。

路灯的光像一团团黄晕润湿了窗帘，混沌且暧昧。

风在盲的夜里呜咽，张牙舞爪的树枝在窗上影影绰绰，像兽的影子。

她别过头去，不想做噩梦。

远处一声火车的啸鸣。

她睡着了。

夜幕铺盖过来，清秋醒了。她掀开被子，裹上睡衣，便走进浴室去了。那只猫看见她回来，立即从她的房门口退出来，跑回自己屋里去了。清秋住的是三户室的房子，与人合租，对面是个年轻的男子，外表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旁边是一个正在考研的女孩，身体粗壮，每次从外面回来踏在地上就像一只熊一脚一脚踩在堆积的落叶上，噔噔地发出沉重的声音，扰乱一下这房子一贯的寂静。这只猫就是那女孩儿家的，女孩儿说她是代朋友养几天。一到晚上就听到猫撕扯衣物的声音，还有她的训斥。女孩捶它，踢它，抓起它像抓起一把泥巴一样甩到地上去。女孩说，让你弄乱了我的生物钟！清秋笑，你弄乱了猫的生物钟呢！猫在半夜里叫，不再是喵喵地叫，而是嘶哑地，像婴儿的哭泣，有气

无力。清秋就想到昨天刚看的《玉观音》里的一个情景，毛杰把一只小熊捂在那个小孩儿的身上，小腿蹬啊蹬啊，渐渐地也就不动了。

清秋一边拿下门后的毛巾擦脸，一边从半掩的门里瞧出去，那只猫也正探出脑袋朝她这里望过来，一看到她立刻又缩回去，她也把门推了一下，然而没有关严，她又从门缝里往外瞧，那只猫也一样，又探出脑袋，看到她还是立刻退回去了。几次三番，捉迷藏一样，她笑了。她开着门，给它留了进来的机会。又环视了一下四周，看看房间里有没有猫可以吃的东西。猫没有进来，门也就关上了。

咚咚咚，有人在敲门。清秋一开门，便被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砸晕了，邻家男子气愤地站在那里：“每次都是这样，洗澡水全用完了……”清秋战栗着，说：“水烧一次也就只能用二十几分钟——”然而这一句辩驳也被淹没在他的怒吼里，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那男子说完便回房去了，砰的一声门响，凝结在空气里的安静被稀里哗啦震碎了，像一片片透明的玻璃片落下来，插进她的肌肤。

“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清秋在电脑上读到这个句子，便复制下来，放到她的记事本里去。QQ上有一个画着一片梧桐叶儿的头像在跳跃，她点开，寂寞梧桐。

“清秋，晚上好！”他的开场白总是千篇一律，她已经逐渐习惯了这种朴实的问候——记得第一次她说这么老套的对话，既无意义又无趣味。他说，要渐入佳境嘛！清秋说，“需要渐入佳境吗，为什么他一开篇就给我惊喜？”这句话是回忆中的自言自语，却打在信息框

里也发出去了。

梧桐问：他是谁？

“他是恶魔。”

以后的每个晚上，梧桐都会冒上来缠着她讲那个恶魔的故事。梧桐开玩笑说，他不应该叫做恶魔，而是应该叫做唐璜。

唐璜，不，恶魔说，一天太长，只争朝夕。他把一天的生活全部忽略过去，只为了等待与她朝夕相对的这一刻。他告诉她，务实是改变现状的最好办法，包括很多层面上，物质、感情和精神，我们应该积极地投入生活。他的这种积极被他自己的行为诠释成争取，不放过任何享受和拥有的机会。他一提到物质，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座房子，那房子像行在水里的小船，载着他的身体晃晃悠悠，其乐融融，然而有时候，船触了礁，他又得把它背在身上，颤巍巍地像只蜗牛；他一提到感情，便有着众多的女子蜂拥而上，分食他的嘴、耳朵还有额头，然后他再把她们一个个杀死；再说精神？前两者已经够他受的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精神。

她的眼泪流下来，在雾气迷蒙的浴室里看不清楚，不过，在浴室里，也不需要看清楚。她伤心，因为她不想看到他在他想象中的样子。

清秋站在水龙头下面，被水包围着就像被恶魔包围着。她一遍遍地把水从皮肤上抹干。擦香皂，冲水；擦浴盐，冲水；擦沐浴乳，冲水……就像一个浩大的工程，又像是一场战争，硝烟弥漫里，恶魔的阴沉的不怀好意的笑无处不在。